

§ 安奇亞諾之狐

亞西比德離去，阿爾庫塔斯與芙蘿拉在薩摩斯島繞了一圈，參觀了古都畢達哥利翁偉大的雕像，又到赫拉神殿祭拜。回到港口正準備離去，一位來自塔蘭多的侍衛送來一封信。

信中稱佛羅倫斯的達·芬奇邀他北上，有事商議；另一方面基紐斯(Cyzicus)似乎有斯巴達艦隊聚集，情況不明。

芙蘿拉：「斯巴達與敘拉古同盟，應該不會對敘拉古不利。我們很久沒到佛羅倫斯了，聖教基地來信，想必有重要的事情要商討。而且，我也頗想念戴蒂(Arphodite)，何不先到佛羅倫斯一趟！」

芙蘿拉比阿爾庫塔斯多幾歲，又有胡仙兒傳授的幻術與素女大法，阿爾庫塔斯自是言聽計從。享盡了幾年的男女歡愉，此刻聽芙蘿拉提起戴蒂，竟無端幻想翩翩，不覺臉紅，這狐狸精可真惹火…。

據聖教主的指示，阿爾庫塔斯對伊特拉斯坎(Etruscan)文明負傳承的重任，因此兩人即刻啟程前往佛羅倫斯。

從薩摩斯島啟航後，阿爾庫塔斯與芙蘿拉一路北上，穿過第勒尼安海，沿着義大利西岸緩緩駛近托斯卡納的海口。春末的海風帶着海鹽與松樹的氣息，將兩人的髮絲吹得微亂。

阿爾庫塔斯立在船首，肩背的肌肉在陽光下微微泛光，仿佛一尊由大理石雕成的青年神祇；芙蘿拉半倚在船舷上，眉眼間透着熟稔的從容，她已經想到這趟前往佛羅倫斯的行程，或許不只是應達·芬奇之邀這般簡單。

船靠近港口時，遠方山丘上有一片淺黃的石牆與紅瓦，正是芬奇鎮的所在。

芙蘿拉吩咐隨從先留在鎮口，自己與阿爾庫塔斯策馬向東北，去探訪一個隱於橄欖園之間的村落——安奇亞諾。那裡是達·芬奇的故鄉，也是兩人婚禮之地。

午後的陽光溫和而明澈，斜照在曲折的石板小徑上，松樹與柏樹夾道而立，間或傳來隱隱的水聲。就在兩人穿過一段低矮的拱橋時，一縷幽香忽然從林間飄來——不是花香，也非樹脂，而是帶着甜意與野性氣息的芬芳。

阿爾庫塔斯不由自主地放慢馬速，抬眼望去，樹影深處有一抹白影閃動。

那是一名女子，披着淺銀色的薄紗，赤足立於青苔之上。

她的髮色如秋日的金紅，耳畔卻生着一對微尖的狐耳，眼瞳帶着琥珀般的光澤。當她轉身時，薄紗滑落至肩際，露出雪潤的鎖骨與曲線。

「阿爾庫塔斯……」她的聲音宛如在耳畔低語，明明相距數步，卻似隔着一層輕煙。

芙蘿拉在馬上微微眯起眼。她當然認得這氣息——戴蒂，胡仙兒的姊妹狐狸精，幻術與媚術的高手。她的目光掃過阿爾庫塔斯的神情，只見這位年輕將領眉宇間泛起一絲恍惚，似乎周遭景色都淡去了，只剩眼前的女子。

戴蒂緩步走近，步態輕盈得幾乎沒有聲響。每一步都似乎在阿爾庫塔斯的心頭勾勒出一道弧線。她伸出纖長的手指，彷彿要輕觸他的臉——

「夠了，戴蒂，別胡鬧了。」芙蘿拉的聲音平靜中卻又一絲笑意。

戴蒂微微一怔，狐耳抖了抖，收回了手，卻笑得媚態橫生：

「芙蘿拉，原來你也在。真是久違了……我只是想試試，他是否如傳聞中那般堅定。」

「堅定？」芙蘿拉牽住阿爾庫塔斯的手，將他拉回自己身側，語氣間並無怒意，反而帶着幾分戲謔，「你這點幻術，不過是撩撥了他的視線，還沒真正動搖他的心。」

戴蒂歪着頭，眼中閃過一絲狡黠：「那若我真想動搖呢？」

芙蘿拉莞爾一笑，忽然俯身在阿爾庫塔斯耳邊低語：

「將軍，你可知，我從不吝於分享好東西。」她直起身，看向戴蒂：

「姊，其實我正想念妳呢。既然妳看上阿爾庫塔斯，不如今晚到我們的宅邸——由妳我一起，來侍奉他。」

芙蘿拉修練素女大法，對同為女性的狐狸精非常好奇，很想看看這人狐交媾是何種情趣。

這一瞬，輪到戴蒂微微睜大眼。她本以為芙蘿拉會心生妒意，卻沒料到對方反將一軍。

「你……不怕我奪走他？」戴蒂問。

「奪走？」芙蘿拉的笑容更柔，「若真有本事奪走，我又何必阻攔？但我想，你會發現，這世上有些東西，是越分享，越難割捨的。」

阿爾庫塔斯聽著二人的對話，心頭既有一絲困惑，也有說不清的躁動。

他望向戴蒂，狐耳在夕陽餘暉中微微晃動；又望向芙蘿拉，眼底的從容與掌控讓他深陷其中。

他忽然明白，這場邂逅並非偶然，而是兩位女子各懷心思的試探與遊戲。

戴蒂神似阿芙蘿，只是更加妖媚，阿爾庫塔斯的心狂跳不已。

當晚，三人回到安奇亞諾山中的宅邸。

古老的石屋被常春藤覆蓋，壁爐燃起橙紅的火焰，映在牆上，像一場無聲的舞。戴蒂脫下薄紗，換上芙蘿拉為她備下的深紅長裙，腰間用金線束緊，狐尾隱約在裙擺下搖曳。

芙蘿拉倒了三杯托斯卡納紅酒，遞給二人。她的眼神在燭光中緩緩遊走，像在編織某種看不見的絲線。戴蒂則在桌邊輕倚，笑意盈盈地與阿爾庫塔斯碰杯。酒液入口微澀，卻在喉間化為綿長的甘香。

言語之間，戴蒂的手指偶爾輕觸阿爾庫塔斯的腕骨，像是隨意的試探；芙蘿拉則不時插入話題，將氣氛推至微妙的平衡——既不讓戴蒂獨佔他的注意，也不讓他逃離這股曖昧的氛圍。

直到深夜，壁爐的火光漸弱，窗外的松林被月色籠罩。戴蒂與芙蘿拉對視一眼，仿佛達成了某種默契。她們同時伸手，將阿爾庫塔斯引向屋內深處。

臥室的木門在身後輕闔，隔絕了夜風。燭台上的火苗被微風吹得顫動，將兩道女子的影子映在牆上，一長一短，時而交疊，時而分離。

戴蒂先一步走近，指尖從阿爾庫塔斯的頸項劃下，沿著鎖骨滑過，帶起一陣細微的顫慄。她的狐尾在裙擺下緩緩環住他的腰，像圈住獵物的絨絨套索。阿爾庫塔斯的呼吸在這觸感中漸重，掌心下意識攫住那盈滿溫度的腰身。

芙蘿拉並未阻止，反而從背後解開阿爾庫塔斯的披風，雙手順著他寬闊的肩背下滑，指尖在肌理間描摹著久經訓練的線條。她俯身，唇貼上他的耳垂，吐息溫熱而帶著紅酒的氣息：「感受她……也感受我。」

戴蒂的唇貼上他的頸側，沿著微跳的脈搏緩緩向下，薄紗在指間解散成一地銀色的波浪。阿爾庫塔斯仰起頭，視線中是芙蘿拉暗紅的衣襟半敞，白皙的曲線在火光下忽隱忽現；她伸手將他拉向自己，讓他的唇在她胸前停留，感受到那柔軟與律動。

火光映在三人交纏的身影上，皮膚貼合間傳來心跳與低沉的喟嘆。阿爾庫塔斯的雙臂同時環住兩人，感覺自己像被海浪與烈焰一同包圍——一邊是戴蒂的野性與香甜，一邊是芙蘿拉的沉穩與深情。

衣物一層層褪下，落在厚實的羊毛毯上。戴蒂的指甲在他的背上劃出輕痕，芙蘿拉的唇則在他的下頷與唇角間遊走。屋內的氣息漸漸濃郁，如同烈酒瀰漫在胸腔，催促著人忘卻時序。

那一夜，三人無言，只有呼吸與肌膚摩擦的細聲，在壁爐餘火的映照下，化為緩慢卻不可抗拒的樂章。

那一夜，外頭的風聲如遠潮起落，屋內的影子交疊如水。

阿爾庫塔斯並不確定自己是在夢中，還是真身置於兩道香氣與兩雙目光之間——一方是沉穩如海的愛意，一方是野性如焰的魅惑。

翌晨，薄霧繚繞，山路濕潤。

戴蒂在石階上與二人道別，狐耳已收起，像個尋常的美麗女子。

她笑道：「或許，下次我們不必等在路邊，而是並肩而行。」

芙蘿拉微微一笑，沒有答話，只是目送她消失在林間。

阿爾庫塔斯牽馬站在一旁，回想昨夜，心底湧起一種說不清的悸動，他知道，這段旅途將不再只是單純的行程，而是一場更深的遊戲。